

由「謝希元墓誌銘」談「攀桂橋庄」及「阿猴林」的拓墾——兼論高雄縣大樹鄉的開發

簡炯仁

目次

- 一、前言
- 二、「阿猴林」地名的由來及其範圍
- 三、乾隆十一年「謝希元墓誌銘」
- 四、「阿猴林」境內大樹鄉的開發與聚落形成的情形
- 五、結論

一、前言

有一天，柯武村先生出示一份師大吳進喜教授手抄《謝希元墓誌銘》，筆者認為這是一份相當珍貴的文獻，於是在柯先生及其叔字輩的謝瑞榮先生的引領下，造訪住在大樹鄉竹寮村公館謝先生的長兄謝先生。經筆者說明來意以及謝瑞榮的力勸後，謝先生出示這塊墓誌銘。該石碑不但是謝家詳盡的家譜，同時也是記載攀桂橋庄開發最早的一份文獻，更是目前所發現有關大樹鄉開發最早的一份資料。

清季阿猴林的範圍變異頗大，基本上是隨著漢人拓墾的脚步而有所變化，不過還是指涉仁武鄉烏材林以東的丘陵地，幾乎涵蓋現今高雄縣大樹的全境。康熙年間，阿猴林的範

圍曾經遠達到屏東平原的傀儡山；《雍正五十二年臺灣輿圖》已在現今仁武鄉烏材林村以東一帶的丘陵地，標示有「阿猴林」，而在現今大樹鄉的丘陵區，標示出許多漢人的聚落。「攀桂橋」就是其中之一，其範圍則涵蓋現今大樹鄉大樹村、檳腳村、興山村及姑山村一帶丘陵區，為阿猴林的東邊的一部份。明鄭時期，明鄭弁將會在現今大樹鄉屯墾，為高雄縣開發較早的地區之一。清治臺之後，漢人入墾該地，就在明鄭拓墾的基礎之上，繼續開發現今的大樹鄉。因此，漢人拓墾攀桂橋及阿猴林攸關大樹鄉的開發，漢人到底是怎樣拓墾現今大樹鄉的呢？

清治臺初年，方志或輿圖大多指涉大社鄉觀音山的東南邊、赤山的東北邊一帶的丘陵區，亦即現今大樹鄉的全境，稱為「阿猴林」或「阿猴林」。「阿猴林」或「阿猴林」，在漢文文義上毫無意義，諒必是音譯於當地的原住民。既然「阿猴林」是音譯於當地的原住民，會是音譯於那一個原住民族呢？而其範圍又有多大呢？

二、「阿猴林」地名的由來及其範圍

根據文獻的記載，阿猴林還會與原住於打狗山的「打狗社」有關，這就是陳文達修撰的《鳳山縣志》所記載：

「明都督俞大猷，討海寇林道乾，道乾戰敗，艤舟打鼓山下，恐復來攻，掠山下土番殺之，取其血，和灰以固舟，遁占城。餘番走阿猴林，今之比屋而居者是其遺種也」(註一)。

又，

「曰打鼓山(俗呼為打狗山，原有番居焉。至林道乾屯兵此山，欲遁去，殺土番取膏血以造舟；番逃，而徙居於今之阿猴社)」(註二)。

由上引兩段文字可知，明嘉靖四十二(一五六三)年，流寇林道乾擾亂明朝東南沿海地區，都督俞大猷領兵征討，追及澎湖，林道乾則逃到臺灣，窮途末路之下，不久虐殺打狗山下的「土番」，迫使打狗社避居於「阿猴林」，有的更越渡下淡水溪，退居於屏東平原屏東市一帶，另成一個「阿猴社」。因此，「阿猴林」與原住打狗山「土番」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根據伊能嘉矩的考據：「按鳳山縣下淡水流域平埔番馬卡道支族(Makatao，屬西來雅族)所屬阿猴社原稱為打狗社，占居打狗港口一帶，此事有該番口碑傳承」。後來，因「打狗(Takou)的頭一字(T)不發音，(漢人)就轉訛而成阿猴(Akou)，其末尾(漢人)所添加的「林」字，不外是具有森林的意思」(註三)，於是「打狗」就變成了「阿猴」，其所成立的「番社」就成「阿猴社」，該社名早已出現在七、八十年後荷蘭的古地圖裡；不過伊能卻將「阿猴社」誤認為「阿猴」，即今之屏東縣屏東市。關於這個錯誤，筆者已在拙作《「阿猴社」平埔族遷徙到「阿猴社」路線之初探》一文有所交代，茲不再贅言(註四)。

由上可知，「阿猴林」就是「打狗社」番社名的轉訛，首次出現在康熙二十三年蔣毓英修撰的《臺灣府志》裡，其記載如下：

「至阿猴林以北諸峰(阿猴林在觀音山南。此山溪谷絕險，必扳藤附葛，常道架橋，方得至焉。凡盜賊奸人，多匿此山內)」(註五)。

「阿猴林」是在一個坐落於「觀音山南」，是一個地勢險峻，且「凡盜賊奸人，多匿此山內」，治安堪慮的地區，其範圍到底有多大呢？

縱使《康熙中葉臺灣輿圖》將「阿猴林」標示在下淡水溪以西，亦即現今的大樹鄉一帶的丘陵區(註六)；不過上引府志，在描述屏東平原的溪流時，卻將屏東平原也涵蓋在阿猴林的範圍。誠如該書的記載如下：

「一曰阿猴溪：從阿猴林內山，西出阿猴林，又西南過羅漢文社之北，而與大澤機之北溪會，經搭樓社、阿猴社、為巴六溪，浩瀚紮回十餘里，至淡水，為淡水溪，又為漚灣溪，復折而南，匯於東港，入於海」(註七)。

上引文字曾提及「至淡水，為淡水溪，又為漚灣溪」，「漚灣」在漢文毫無意義，應是漢譯的「番語」。『(重修)鳳山縣志』曾引錄番語：「溪為包，為阿汪」，(註八)，「漚灣」與「阿汪」同音，「漚灣」也同樣是指涉為「溪」。既然「漚灣」指涉為「溪」，而「淡水溪，又為漚灣溪」，則「淡水」，可能是淡水溪沿岸馬卡道系平埔族指涉為「溪」的意思。上、下淡水社，以「淡水」為社名，應是指涉為靠溪的意思。上、下淡水社稱「淡水溪」為「淡水」或「

漚灣」，後來漢人就將「淡水」這個「番語」的名詞，拿來稱呼該溪，只是畫蛇添足在「淡水」後面，又多加個「溪」字而成「淡水溪」而已。

再由「從阿猴林內山，西出阿猴林」這幾個文字看來，清治臺初期，阿猴林的範圍，還遠達現今下淡水溪以東的屏東平原。以後的府志，縱使在書中所附的輿圖上，將「阿猴林」標示在下淡水溪以西，不過在描述屏東平原的溪流時，還是沿襲著蔣府志的地理概念，譬如康熙三十三年「高府志」（註九）、康熙四十九年的「周府志」（註一〇）。康熙五十八年陳文達修撰『鳳山縣志』時，在該書的地圖將下淡水溪以西，亦即由赤山以北、觀音山以南的叢林區，標示為「阿猴林」（註一一），不過在敘述淡水溪時，已不再記載為「發源於阿猴林內山」，而寫成「發源於東北之大山」（註一二）。縱然如此，這種寫法還是無法確定是否已經修正上述的概念，因為「東北之大山」可以解釋為「阿猴林東北之大山」。這個錯覺導因於，當年漢人尚未充分瞭解屏東平原，以致由高雄平原看臺灣南部，一看到阿猴林，就直接遠眺到大武山，而無法窺知現今大樹鄉以東還有天地。

《雍正五十二年臺灣輿圖》將上述府志有關「阿猴林」的範圍，縮小到現今的仁武鄉的烏材林直到大樹鄉大坪頂以西一帶，而在下淡水溪以西的丘陵區，亦即現今的大樹鄉丘陵區，標示出不少漢人的聚落（註一三），後來方志也開始修正上述這個錯誤的地理觀念，譬如乾隆十一年范咸修撰的『臺灣府志』，在記載屏東平原的溪流時，就這麼記載著：

「淡水溪：在縣治東南三十里。源從巴六溪來，過大澤機社、搭樓社、阿猴社、受巴六溪之水，西出

而為西溪。漚迴數十里，與赤山之冷水溝河流入海」（註一四）。

巴六溪又是怎樣的一條河流呢？同書的記載如下：

「巴六溪：在縣治五十里（源發於山豬毛後山，其下為淡水溪）」（註一五）。

巴六溪（現今屏東縣九如鄉的武洛溪），是「源發於山豬毛後山」，並不像『蔣府志』、『周府志』、『高府志』一樣，記載為「從阿猴林內山，西出阿猴林」的溪流，或『鳳山縣志』所提及的「發源於東北之大山」，顯示漢人已經開發巴六溪一帶，對當地已有所瞭解，因而揚棄『蔣府志』的地理觀念，不再將屏東平原視為阿猴林的範圍裡。縱然如此，文中「淡水溪，源從巴六溪來」還是錯誤的，巴六溪只是淡水溪的一條支流而已。

綜上所述，康熙時期的阿猴林範圍，基本上是指涉仁武、大社兩鄉以東一帶的丘陵區，亦即現今高雄縣大樹鄉全境的丘陵區，不過其範圍則涵蓋屏東平原。

康熙末年，漢人已經開始進墾大樹鄉，並出現不少的漢人聚落的地名。誠如康熙五十八（一七一九）年修撰的『鳳山縣志』所記載的：

「龍目井，在阿猴林內竹仔寮，為小竹橋、觀音山二莊交界。兩井相連，狀如龍目，故名」（註一六）。

此外，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時，南粵總兵藍鼎元曾在阿猴林地區，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討剿朱一貴的餘黨。在這次的軍事行動裡，就曾提及當地的幾個聚落。根據「檄諸將弁大舉搜羅漢門諸山」一文如下：

「署南路營守備閻威，帶領南路兵四百、鄉壯一百，土番五十，由仁武庄、土地公崎、阿猴林、板臂橋、搭樓一路搜入羅漢門」(註一七)。

由上述兩則記載可知，康熙末年，阿猴林東部地區已經形成幾個漢人聚落，如龍目井、竹仔寮、土地崎、板臂橋。除了「板臂橋」外，以上這些地名目前都還有跡可尋，「板臂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

《雍正五十二年臺灣輿圖》，曾標示有「板壁橋」這個地名，位於「龍目井」的西南方、「大坪頂」的東方，以及「無水寮」南方不遠的山區。乾隆二十九年王瑛曾所修撰的「(重修)鳳山縣志」，曾提及的「扳桂橋」，不過在該書附圖「縣境北界圖」卻寫成「攀桂橋汛」，同時《乾隆中葉臺灣輿圖》也標示為「攀桂橋汛」，顯示都是指涉同一個營汛。此外，「扳桂橋」或「攀桂橋」，與上引「檄諸將弁大舉搜羅漢門諸山」的「板臂橋汛」，以及雍正輿圖的「板壁橋」，河洛語發音雷同，其實也就是指涉同一個地方。「板臂橋」，或「板壁橋」，或「扳桂橋」或「攀桂橋」到底在那裡呢？

「(重修)鳳山縣志」，曾提到幾個與「扳桂橋」有關的營汛如下(註一八)：

「扳桂橋汛，縣東四十里，為阿猴林要地，賊匪出沒之區。駐把總一員，目兵四十名」。

「大庄汛，縣東四十里，扳桂橋要地，目兵五名」。

「坪仔頭汛，縣東三十五里，扳桂橋總路，目兵十名」。

「土地公崎汛，縣東三十里，在扳桂橋半山內。奸匪出沒總路，目兵五名」

「土地公崎汛」設置在「縣東三十里」，為「扳桂橋半山內」，亦即現今大樹鄉興山村與和山村一帶，顯示扳桂橋還遠達土地公崎山；「坪仔頭汛」則在「縣東南三十五里」，約為現今大樹鄉九曲村九曲堂聚落東邊鐵路旁，為進入大坪頂、小坪頂的入口，正是「扳桂橋總路」，為縣治進入扳桂橋地區的總通路；「大庄汛」則位於「縣東四十里」，亦即機脚村大庄一帶，為扼守下淡水溪西岸丘陵地的「扳桂橋要地」；「扳桂橋汛」在「縣東四十里」，為扼控「阿猴林要地，賊匪出沒之區」的主要營汛，顯示「扳桂橋」其實就是阿猴林的一部份。

此外，該書又提到一個與「攀桂橋」有關的「義學田」如下：

「一在攀桂橋仙坑口。(係淡水溪新漲浮洲。)洲田一片未丈，佃莊濟等十二名，年認納租粟二十四石。乾隆二十七年知縣王瑛曾會置」(註一九)。

「攀桂橋仙坑口」就是指「昇仙坑溝」注入下淡水溪所新近形成的河川漲浮洲，亦即興田村昇仙坑溝口「溪埔庄」，顯示扳桂橋北邊的範圍，還遠達到大樹鄉溪埔村的溪埔聚落、興田村的田寮聚落一帶的地方。

以上幾個營汛與義學田，都與扳桂橋，或攀桂橋有關，大抵上由這些營汛或義學田前所附加的地名，大都可以知道其位置；但是除非能確定扳桂橋的位置，否則還是無法推知「扳桂橋汛」的正確地點，更遑論「扳桂橋」所涵蓋的範圍。

上引「(重修)鳳山縣志」的附圖「縣境北界圖」，以及《乾隆中葉臺灣輿圖》，都將「扳桂橋汛」標示在丘陵區下淡水溪的西岸，不過其正確的位置到底在那裡呢？光緒二十(一八九四)年盧德嘉修撰的『鳳山縣采訪冊』，就曾記載該營汛的位置如下(註二〇)：

「攀桂橋汛，在小竹里大樹脚庄，縣東北二十里，租民房三間，駐把總一員，兵四名」。

該營汛就設置在小竹里大樹脚庄，亦即現今之大樹鄉大樹庄，為扼控西邊阿猴林的丘陵區的重要營汛；不過一個歷史悠久的營汛還得「租民房三間」，透露當年該營汛尚未固定，該營汛曾經倉促由附近遷移過，以致必須暫「租民房三間」，該營汛應該最近才由附近遷到大樹脚庄附近。

綜合上述各營汛及義學田的位置判斷，「扳桂橋」應是指涉一個相當廣泛的丘陵區。其範圍：東到機脚村的大庄及大樹村的大樹脚庄聚落；南到坪仔頂，約為大樹鄉九曲塘舊聚落東邊鐵路旁；西北到土地公崎以西仁武鄉烏林村境內的崎仔脚附近；北則遠到溪埔村的溪埔聚落與興田村的田寮聚落。

以上的範圍原本就是屬於阿猴林的範圍，不過隨著漢人拓墾脚步的推移，狹義的阿猴林就往西退到土地公崎以西，亦即仁武鄉境內烏材林庄附近，而烏材林東方「崎仔脚」以東的山區，則為廣義的「板臂橋」、「扳桂橋」、「板壁橋」，或「攀桂橋」；不過狹義的「板桂橋」，只是《雍正五十三年臺灣輿圖》所標示的地名中一個地名而已，大約為現今大樹鄉大樹村、機脚村、興山村，以及姑山村等地。

康熙、雍正時期就叫做「板壁橋」或「板臂橋」，乾隆

時期的「攀桂橋」或「扳桂橋」。目前，大樹鄉大樹村新吉聚落通往龍目井的道路，在進入口社聚落之前，就有一座不起眼的水泥小橋。當地的耆老回憶說，以前該橋是用木頭架設的，稱之為「壁壁橋」或「板壁橋」。該橋的舊名發音與「板臂橋」或「板壁橋」，或「扳桂橋」，或「攀桂橋」都極為近似，應該也是指涉同一個地名。

雖然這些地名，在漢字意義上都可以勉強意會，不過一個地名，漢字讀音幾乎雷同，寫法竟有那麼多，倒是罕見。如果該地名原來就是一個漢人的地名，應該是文簡義賅，寫法也大都是固定。因此筆者懷疑，這些地名也與「阿猴林」一樣，是音譯於當地原住民，以指涉一個廣泛的地區。

再者，這些地名都有一個「橋」字，以一個丘陵區逢水架橋，是漢人在音譯該地名時想當然爾的事，並非意味著當地真的有橋。這種穿鑿附會的現象，可能又與漢人音譯「Aiken」這個平埔族的地名類似，在屏東縣下淡水溪上游老濃溪旁，「Aiken」就被音譯為「阿里港」，在高雄縣甲仙鄉山區，則音譯為「阿里關」(註二一)。其實，筆者懷疑大樹鄉有許多地名大都音譯於「番語」，譬如：九曲堂(舊名為：九角桶、九截桶、九曲塘，或九曲堂(日語發音)等)、生(昇)仙坑、知母令阮、刈蘭坡嶺、統嶺坑、都雅厝、二幫炭、郎君寮、姑婆寮等地名。

雍正時期，漢人已經拓墾阿猴林位於現今大樹鄉境內的地方。譬如，龍目井、竹仔寮早已出現在康熙五十九年的『鳳山縣志』，而土地公崎、板臂橋也出現在雍正初年的「檄諸將弁大舉搜羅漢門諸山」一文中；不過下引乾隆十一年「謝希元墓誌銘」就記載著，康熙四十八年後的幾年，漢人就

已經入壑攀桂橋，爲目前準確記載現今大樹鄉開發最早的文獻。這是一塊怎樣的石碑，其內容又是如何呢？

三、乾隆十一年「謝希元墓誌銘」

大樹鄉竹寮村公館聚落謝先生家中，珍藏一塊「皇清待贈鄉進士兵部候選守府六十四翁懷園謝府君墓誌銘」。該石碑的石材爲烏石（黑色玄武岩，類似做硯台的石材），長約六十一公分、寬約三十三公分、厚約三公分，鐫兩面，雕工精美，字跡爲楷書，工整俊麗，爲乾隆十一（一七四六）年「東垣居」所刻勒。該墓誌銘保存相當完整，題名部份爲篆書體，本文則爲楷書體，不但對謝希元的家族記載甚詳，也提及謝家拓墾「攀桂橋」的史實。該墓誌銘全文如下：

「皇清待贈鄉進士兵部候選守府六十四翁懷園謝府君墓誌銘」

皇清待贈鄉進士兵部候選守府六十四翁懷園謝府君墓誌銘進士捷選外史姻弟林頓首拜撰文

鄉進士文林郎揀選知縣年姻家眷弟王賓頓首拜篆額；歲進士候選修職郎年家眷會弟陳甲華頓首拜丹書：

謝君諱希元，文真，號□園（疑為懷園），扶鳳其別號也。系出丹霞金浦赤湖十五都望族。先大父諱錫尾公，從戎征臺，職加功都閫府。在晉水時，娶太安人周氏舉大夫，子四，公居三，幼岐嶷（意即：年紀小而智慧的樣子）有大志，為尊公鍾愛，尊公仙逝，太安人延師課讀，甫弱冠即遊鳳，年二五登鄉薦，屢上公車不售，念家計浩繁，遂往

鳳邑攀桂橋墾置田庄。痛二兄一弟相繼云亡，撫幼孤、事寡婦，照顧周至，仍分業與道蔭等收管，視姪比兒。今諸侄濟濟，道富亦□□；樹幟鳳庠，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此。

其事太安人孝養出自性□，在任超試一等揀送衛守府，忽接太安人音書，命公返□，遂辭職歸養太安人；歿後，又塑像以寄朝夕慕思，癸丑（一七三三）年獨肩太安人□窀穸，事必誠必慎求妥協。至於處友，披肝瀝膽，無吝色，亦無德色。己丑（一七〇九）歲，與同年曾、林二君赴京闈，至吳地江間，遇劫盜，曾林二君溺死，公幸得免；然公不以倖免而忘我友朋，也出貲財百計，撈遺尸、買地，安葬外□□。赴京闈仍聞官，究討年餘得真凶殲焉，然後歸。古所云：敦友誼生死不相背負者，曷以過焉。

而家居所□□者，尤在先世書香，延師課□孫輩，禮意尤篤，公次令嗣道寬遊臺庠，五道朝游鳳泮，疇不嘖嘖為耽書之報，云：予來臺獲與公遊五十載，羨公為一代完人，幸得附女蘿之愛，而締兒女姻。今年仲冬，諸公即延堪輿師擇地安葬於仙草埔之麓，虛其石以為許安人百年後同厝焉。予素知公，故因諸公，即之請而樂為之誌。

公生於康熙甲子（一六八四）年七月初六日丑時，卒於乾隆丁卯十二（一七四七）年十月二十日巳時，享壽六十有四，男七女五。長男道裕，娶許君，諱國鶴長女，翁氏出；次道寬娶庠生林君，諱

鵬飛長女，許氏出；三道溫娶舉人王君，諱賓姪女；四道柔娶蔡君，諱靖獻次女，俱詹氏出；五道朝娶庠生蔡君，諱世雄長女，許氏出；六道國；七道經，詹氏出，俱未聘。長女適進士楊君，諱綾，胞弟功加□司，諱太盛，翁氏出；次女適蔡君，諱克純次男，諱自高，翁氏出；三女適歲進士林君，諱□次男，邑庠生，諱桂；四、五未字，俱詹氏出。孫八：長仕錢，娶庠生陳君，諱高標胞妹，道裕出、次仕鉛、仕鐵；道國出；次仕銖，道柔出、次仕□，道寬出、次仕鉦，道柔出、次仕針，道期出、次仕銅，道溫出，幼俱未聘；女孫三；長道裕出，適黃君，諱開榮長男，諱明；道溫、道□，女孫各一，俱未字；餘繩繩未艾。

茲次乾隆壬申（一七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未時葬於鳳山縣赤山里，土名仙草埔，穴坐乙向辛兼辰戌。

銘曰：仙埔之麓，地□獨鍾，峻嶒拱護

魂魄□隆，神□亭居，百世其昌

由上引墓誌銘可知，謝希元是「系出丹霞金浦赤湖十五都望族」，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府丹霞金浦赤湖人。「先大父諱錫尾公，從戎征臺，職加功都閩府」中的「從戎征臺」，應該是指涉康熙二十二（一六八三）年，或康熙三十八（一六九九）年吞霄士官卓、卓霧、亞生作亂，或康熙四十（一七〇一）年劉卻之亂，謝希元的父親就因征臺有功，受封為「職加功都閩府」，並駐紮於臺灣府（註三）。

謝希元本人則「生於康熙甲子（一六八四）年七月初六

日丑時」，可能是康熙二十二年，或四十年，隨父出征來臺，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年，「年二五登鄉薦」為武舉人（註三），後來因「屢上公車不售」，在功名毫無著落，掛「念家計浩繁」的壓力下，就前「往鳳邑攀桂橋墾置田庄」。由此推算，謝某前「往鳳邑攀桂橋墾置田庄」，應該是在康熙四十七（一七〇八）年後幾年，為目前所發現有關大樹鄉拓墾最早的資料，彌足珍貴。

當時所墾置的田庄到底在那裡呢？換言之，「攀桂橋庄」到底在那裡呢？

下引一份道光四年的「給墾徵課」契字（註四），對攀桂橋庄的地形曾提供一個詳細的資訊如下：

鳳邑觀音山里攀桂橋庄業主莊□為給墾徵課事，竊以該庄課業東西憑溪，既被溪水沖崩，西面負山，又被山水壓蓋，課餉無徵；但有崩亦有復始，足以供課餉。茲有統嶺坑口浮復埔田壹所，併業坑水灌溉透陳論水溝壹條經過。據統嶺坑庄佃陳佑、杏觀到館認耕，細明界址：東至陳宅、西至陳宅、南至□（趙）宅、北至大岸，付該□戶，自備工本，照界墾耕，言約俟三年以後，受丈納租，酌配乾淨租粟捌斗，如川滿□（民）運到租館交納，給出完單。倘□被山石壓蓋，隨時酌減，該佃戶角（交）納租以後毋得抗欠，致累課餉。合給墾單一紙，付該佃戶永遠執照須至墾單者。

給佃戶陳佑杏執照

道光 肆 年 正 月 日

由上引「竊以該庄課業東西憑溪，既被溪水沖崩，西面負山，又被山水壓蓋」這段文字看來，攀桂橋庄「東西憑溪」，而且「西面負山」。如果對照《大樹鄉全圖》，大樹腳附近「東西憑溪」，而且「西面負山」，就只有新吉庄的東邊為大樹腳溝、西邊則為烏瓦窰溝（筆者按：烏瓦窰溝流經新吉庄西邊邊緣，向東流到距新吉庄約一百公尺處的烏瓦窰溝注入淡水溪，目前烏瓦窰溝已遭大水沖失而毀村），而且西面背山（大樹丘陵），完全符合上引契字的攀桂橋庄的地形。

目前，謝希元母親的墳墓，亦即雍正十一（一七三三）年陽月豎立的「周太安人」墳墓，就坐落在大樹鄉大樹村新吉聚落西邊邊緣，也就是由新吉庄保安宮往龍目村龍目井聚落公路，向前走約二百五十公尺，右邊有一個水塔，進去約十公尺左右的林投叢林裡。墓碑面東，亦即面向新吉庄及下淡水溪，該墓地就坐落在一個面東的小山坳裡，原本謝家在這附近還有一大片土地，目前只剩下二分多的土地。漢人的習慣常將祖墳安葬在自己的田地附近，康熙四十八年後的幾年，謝希元可能就在其母墳墓所在地附近「墾置田庄」，進而招佃拓墾，逐漸形成聚落。怪不得謝家祖墳以西約五十公尺處有一座小橋，當地人就叫做「壁壁橋」或「板壁橋」，應該是「攀桂橋」的轉音，跨越該橋就可到達龍目村口社聚落及龍目井庄。

此外，根據筱安太郎的田野調查，道光初年觀音內里姑婆寮庄的富豪林玉清，得鳳山知縣林紹祁的允許，就在曹公圳上游約一里的觀音內里嶺口庄頭，獨立開鑿「嶺口圳」，引淡水溪水，經攀桂橋庄到姑婆寮，以灌溉附近的田園，攀

桂橋庄就是該圳的主要灌溉地區。早年，大樹丘陵段的下淡水溪應有較寬廣的河川浮復地，足以支撐聚落以及修築嶺口圳；不過由於乾隆年間屏東平原經過高度的開發之後，當地的水土保持遭受嚴重的破壞，一遇豪雨屏東平原的河川及下淡水溪即氾濫成災，道光年間該庄竟為大水沖失而毀村（註二五）。這可由上引道光四年「給墾徵課」契字中的「既被溪水沖崩，西面負山，又被山水壓蓋」的文字，得到證明。

綜上所述，現今新吉庄以東到西邊山坳間的沖積地，應該是當年謝希元「墾置田庄」的地方，也就是「攀桂橋庄」的所在地；可是墓誌銘文中並未註明「承贖」抑或「購置」，所以謝希元前「往鳳邑攀桂橋墾置田庄」的土地，應該是屬於業主私墾無主地的行為。其實，根據「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的記載，現今大樹鄉境內的土地，不是屬於施侯田，就是明鄭弁將拓墾的土地。「阿猴林」境內現今大樹鄉到底是如何開發的呢？

四、「阿猴林」境內大樹鄉的開發與聚落形成的情形

『臺灣土地慣行一斑』曾記載現今大樹鄉的開發的情形如下：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兵艦伐鄭氏，迨臺灣歸清，施琅因功獲得賞賜舊鳳山、安平、嘉義三縣下廣大之埔地，小竹上里大部份為施家提供與佃人自由墾闢，成田後報明面積，每甲繳納八石大租，及至後年施家之大租權轉讓歸於異姓，形成眾多大租戶

。大樹脚庄、小坪頂庄等地，原係鄭成功之部將吳燕山，初來該地驅退番人，奠定拓墾事業。傳至嘉慶年間，其子孫吳裁，開墾權轉移施家，該地方由佃人自由開墾，俟成田後，設定一九五抽，至一九抽大租。自清丈後，大租戶之勢力頓時衰頹，對於新開墾之田地，喪失設定大租之權，均歸於開墾戶掌管」（註二六）。

以上引文指出，現今大樹鄉的大部份土地，為清朝轉贈給施琅，以賞賜他消滅明鄭的功勞，後來「施家提供佃人自由開墾，成田後報明面積，每甲繳納八石大租」，而成為「施侯田」。此外，由上引「大樹脚庄、小坪頂庄等地，原係鄭成功之部將吳燕山，初來該地驅退番人，奠定拓墾事業。傳至嘉慶年間，其子孫吳裁，開墾權轉移施家，該地亦由佃人自由開墾，俟成田後，設定一九五抽，至一九抽租」這段文字看來，嘉慶以前，大樹脚庄、小坪頂庄等地的土地關係，與觀音下里仁武鄉的情形類似，亦即「清代鄭氏部下願為清屬民者，其耕墾之田園，可享保留優待，然後出租佃戶，每年收取固定租穀」（註二七）。換言之，清據臺之初，明鄭部將吳燕山降服清朝，「可享保留優待，然後出租佃戶，每年收取固定租穀」，因而形成「大租權」，直到嘉慶以後，這些土地才又轉移到施家手上而成施侯田。

但是，根據『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的調查，日治初期，小竹上里的施侯田則只剩下現今大寮鄉的翁公園庄及山仔頂庄兩庄，而大樹鄉境內反而沒有，這種現象很可能是道光年間大樹鄉的施侯田就已經出讓於他人（註二八）。

阿猴林境內現今大樹鄉的開發大抵上可分成：A康熙、

雍正時期；B乾隆年間；C乾隆以後等三個時期。

（一）康熙、雍正年間

阿猴林地區位居中埔、玉井丘陵地的南端，地質屬於頭（料）山統礫石層，表土為紅色土壤，透水性極強，加上當地叢林密佈，地下水源涵養性強，以致丘陵低緩處活泉帶密佈。同時，丘陵的地質又為礫石層，極易為水流切割而成許多山溝，致使山溝兩岸低窪平坦的地方，水利灌溉至為方便，農耕發達，人口聚集，聚落於焉形成。山坡地則只適合種植「黃梨」，俗稱「旺來」。誠如『鳳山縣采訪冊』所記載的：「自土地公崎山以下，則皆產鳳梨之區」（註二九）。

丘陵區的東境為下淡水流域，該溪不僅為本島水量最為充沛，同時也是帶沙量最大的溪流，照理而言，溪流沿岸極易形成河床浮復地；其實不然。

下淡水溪到大樹鄉嶺口庄北方不遠處，接納由東北方向流來水量相當充沛的荖濃溪，在大樹鄉溪埔庄附近又接納由東流來的巴六溪（即今之武洛溪），逼迫由北向南流向的淡水溪主河道，向西緊挨著大樹丘陵的邊緣，形成一個東北—西南流向的緩弧形。大樹丘陵沿下淡水溪的岸邊，在主河道的冲刷下，少有機會形成河川浮復地，尤其是道光年間之後；如果有的話，大都是狹長且不穩定。因此，大樹鄉沿下淡水溪的主要聚落，大都分佈於丘陵邊緣山溝出口高亢的地方。

農耕民族的漢人必須傍水而居，形成聚落。阿猴林境內現今大樹鄉的聚落，大都位於有水源的地方，誠如上引康熙五十八年『鳳山縣志』所記載：「龍目井，在阿猴林內竹仔

寮，小竹橋、觀音山二莊交界。兩井相連，狀如龍目，故名「（註三〇）。」「兩井相連」，天然活泉湧現，飲用、灌溉都稱方便，龍目井庄於焉形成；而竹子寮庄不但有山溝，而且也有活泉，可以築陂蓄水，以灌溉水田。這就是『鳳山縣采訪冊』所記載的」（註三一）：

「竹子寮頂陂，在縣東北十六里，周里許，中有活泉，溉田園二十五里」。

又，

「竹子寮下陂，在縣東北十五里，周二里許，中有活泉，溉田園三十五里」。

以上兩陂因「中有活泉」可灌田六十甲之多，沿岸就形成竹子寮、大坪頂、公館等聚落。

此外，筆者在竹子寮庄做田野調查時，當地的耆老還一直津津樂道一則日本人修築「五分車」斬斷該庄龍脈（地下水脈）的故事；再者，名聞遐邇的「竹子寮礦泉水」更是當地豐沛水源的明證。

現今大樹鄉的聚落大都分佈在丘陵區山脈的山溝兩旁或出口溪邊的高地上。這些山溝分佈的情形，根據『鳳山縣采訪冊』的記載如下：

「嶺口溝（亦名公館仔溝），縣東北三十四里，源受蘭坡嶺、深水山二泉，東行六里許，入淡水溪」（註三二）。

該流域有嶺口庄等。又，

「統嶺坑溝，縣東北三十三里，源受統嶺坑、吊狗嶺二泉，東行六里許，入淡水溪」（註三三）。

該流域有統嶺坑等聚落。又，

「知母令坑溝，縣東北三十一里，源受吊狗嶺、知母令坑泉，東行五里許，入淡水溪」（註三四）。

該流域有知母令坑等聚落。又，

「昇仙坑溝，縣東北三十里，源受昇仙坑山泉，東行四里許，入淡水溪」（註三五）。

該流域有昇仙坑等聚落。又，

「小園榜溝，縣東北三十里，源受小園榜山泉，東行六里許，入淡水溪」（註三六）。

該流域有溪埔、都雅厝等聚落，該山溝已經乾枯。又，

「大坑溝，縣東北二十九里，源受石壁寮、郎君寮、爺仔湖三水合流園榜山泉，東行八里許，入淡水溪」（註三七）。

該流域有大坑村大坑內、三腳寮等聚落。又，

「大樹脚溝，縣東北二十里，源受興化寮、土地公崎山二泉，東行七里許，入後蔴溪」（註三八）。

該流域有如興化寮、大樹脚等聚落。

其實，該山溝上游有兩條支流，北支流發源於山村北部山區，南支流則發源於興山村與河山村交界的土地公崎山；兩溝會合於興化寮西北部，東南流經大樹脚庄南邊。又，

「烏瓦窰溝，縣東北十九里，源受於南勢坑山泉，東行五里許，入後蔴溪」（註三九）。

該流域有如龍目井、口社、烏瓦窰等聚落。

該溪發源於現今龍目村西北與仁武鄉交界處的南勢溪，在口社聚落東北邊，又會合中坑溪及北勢溪，再東南流到現今的新吉庄南部邊緣，至於以上二溝下游的後蔴溪的情形如下（註四〇）：

「後蔴溪，縣東北二十里，源受大樹脚、烏瓦窰二溝，東行二里許，入淡水溪」；

又，

「竹仔寮溝，在小竹里，縣東北十七里，源受小坪頂山泉，東行六里，入淡水溪」（註四一）。

該流域有小坪頂、竹仔寮、大坪頂等聚落。又，

「湖底溝，縣東北十一里，源受井仔湖山泉，東南行六里許，至九曲塘，入曹公新圳」（註四二）。

該流域有如井仔脚、無水寮、湖底、九曲塘等聚落。

該溝原本屬於自然形成的山溝，道光年間曹公新圳修竣之後，才被納入新圳的灌溉系統，更發揮其水利功能。

由於有以上山溝的灌溉水利，沿岸聚落形成，《雍正五十二臺灣輿圖》，就在現今大樹鄉境內標示有如下的幾個聚落（註四三）：

「生仙坑（興田村）、石壁寮（三和、興田二村交界一帶的丘陵區，今名番仔坑）、土地公崎（姑山村與仁武鄉烏材林交界一帶山區）、大坑內（三和村）、無水寮（水寮、水安二村）、三脚寮（三和村）、龍目井（龍目村）、大坪頂（大樹村大坪頂庄）、板壁橋（大樹村新庄及龍目村口社聚落一帶）、新路崎、黃基崙、土庫仔、冬瓜寮、大崎、龍船崎（以上六庄，今址不詳；不過就其在輿圖的位置，應位於上述山溝附近）。

（二）乾隆年間

乾隆初年，屏東平原中、北部崛起了阿猴街及阿里港街

兩個市集（註四四）。淡水溪對岸阿猴林境內現今的大樹鄉，有些地方因位於這幾個重要市集通往郡治或縣治的大道上，加上附近又設置有營汛，治安獲得保障，因而行旅、貨運得以暢通，逐漸發展成聚落。這就是蘭坡庄（嶺口庄）（註四五）及攀桂橋庄（大樹脚庄）等。

蘭坡庄因刈蘭波嶺而得名，該嶺附近的形勢，誠如『（重修）鳳山縣志』所記載的（註四六）：

「深水山，在觀音山里，縣東北二十里。東連蘭坡嶺。嶺西接橫山，為阿里港往郡大道。山巔阻絕，少居民宵小易匿，稽察必嚴之地」。

參閱《乾隆中葉臺灣輿圖》，有一條由郡治大東門南下，經由半路竹街折往東北經五甲尾到角宿庄（即今燕巢鄉角宿村），另又有一條則由縣治北門往東北，經右衝庄（即今高雄市楠梓區右昌里）到礁吧士絨（即今橋頭鄉仕隆村），然後折往東到楠梓街，再往東北到角宿庄會合上述郡治大道，再往東經石井仔汛、刈蘭坡嶺汛到淡水溪。乾隆初年，阿里港街已經崛起為屏東平原北部最重要的市集，蘭坡嶺又位於「阿里港往郡大道」的交通要衝，為這條交通要道行旅、貨運的重要接駁站。但是該地卻因「山林叢茂」、「山巔阻絕」，以致「少居民、宵小易匿」，為「賊匪出沒之區」、「稽察必嚴之地」，於是當地就設置有營汛，誠如同書的記載（註四七）：

「蘭坡嶺汛，（嶺南屬鳳山界，嶺北屬臺灣界。）縣東四十里。山林叢茂，賊匪出沒之區。目兵一十名」。

該營汛設置的地理形勢，誠如卓夢華「蘭坡嶺曉發」詩

中所描述的（註四八）：

「躑躅蘭坡嶺，獨行無我群。雞鳴茅店月，人步翠霄雲。野樹蒼煙斷，殘更古戍聞。（嶺上有戍塘，早行尚聞漏聲。）」

斜歧鹿跡泥，曉色馬頭分。遠渚紛漁火，荒村離吠信。旅人停過軾，曙氣正方昕」

蘭坡嶺汛的設置，旨在扼控阿里港街通往郡治及縣治的要道，不過該通道卻有淡水溪橫隔，其嶺腳下的溪邊就設置有渡口，亦即「上路頭渡」，以銜接兩地的陸運交通。這又是同書所記載的（註四九）：

「蘭坡嶺渡，在港西里，縣東北四十里。小舟渡人，即上路頭渡。（渡稅係府治萬壽亭香燈之費）」

雖然當地設有蘭坡嶺汛，不過卻設於嶺上，為駐紮兵目之所，而「上路頭渡」又為溪邊的渡口，上引「蘭坡嶺曉發」詩中的「遠渚紛漁火，荒村離吠信。旅人停過軾，曙氣正方昕」，正說明乾隆年間蘭坡嶺下沿下淡水溪傍，漁人、行旅過往頻仍的情形。因此渡口西邊應有聚落，以掌理行旅、貨運的接駁事宜。蘭坡庄終於出現在旗山鎮南勝里埔仔寮庄南光碧雲寺內，所珍藏的嘉慶六年石碑上，其全文如下：

福建臺灣府南路營倭滿留駐石井汛沈建勳抄蒙
署福建臺灣府南路營 帶功加三等軍功紀錄五次加
一級威 為嚴禁塘兵採分樹果竹木，以□香煙事。
照得石井汛轄之蘭坡嶺塘，原建坐南向北，後因塘
房傾圮，復擇山頂西邊，創造塘房，所以衛商旅而
緝奸宄也。塘之北界，歷建大士廟基，環繞竹木陰

森，每逢春夏則廟祝收取樹果，以供廟內香燈，由來久矣。詎神廟隔營盤數武，其廟樹蕃滋，與塘界毗連，戍兵輪換周知源委，以致果熟採收，兵民每起爭端。義首吳鏗聲同阿里港街眾僉名□向，呈請洵非好事可比；雖經前任飭弁，繪圖積案，總屬未清。本年八月內，本府巡邊□勘，洞悉情形，誠恐偏視不詳，終成疑讞，復檄汛弁查覆，委與勘踏基址，確符實無芥蒂之嫌，亟應明晰曉諭，俾息後非，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該塘目兵等知悉：爾等在地戍防，宜安分急公，□詰示禁之後，倘敢混採神廟前後果品、竹木，許廟祝自赴汛防稟究。如汛弁徇庇，即赴本府告發，以憑事辦。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嘉慶六年十月 日給

生員 陳錦華	許元略	莊錦春	車路銀六元
陳玉輝	郭振順	陳維芳	王贊成
許振記	協源號	林萬盛	蘭波庄
		鍾登科	全勒石

該石碑旨在嚴禁「塘兵採分樹果竹木」，為嘉慶六年阿里港街商紳及深水庄、蘭坡庄民所立，碑中的深水庄及蘭坡庄應形成於乾隆年間，殆無疑問。其實，蘭坡庄就是埔仔寮南光碧雲寺內珍藏的另一塊同治六（一八六七）年的「重修碧雲寺」石碑、光緒四（一八七八）年刻畫的《全臺前後山輿圖》（註五〇），以及《鳳山縣采訪冊》中的「嶺口庄」（註五一）。

除上引蘭坡庄外，另一個具有相同條件的聚落就是攀桂橋庄（大樹脚庄）。

乾隆中葉以前，阿猴街早已成為屏東平原中部的主要市集。根據上引「檄諸將弁大舉搜羅漢門諸山」的記載，當年藍廷珍督師「由仁武庄、土地公崎、阿猴林、板臂橋、搭樓一路搜入羅漢門」（註五二），當年由「由仁武庄、土地公崎、阿猴林、板臂橋」，確實有一條路由板臂橋通達郡治及縣治；不過筆者在當地做田野調查時，當地耆老回憶說，當年（一八四〇）縣道尚未鋪設之前，土地公崎坡度陡峭，行旅困難。因此，當年由府治、縣治通達阿猴街，就是經由《乾隆中葉臺灣輿圖》所標示的這條道路。換言之，當年屏東平原中部通達府治或縣治，則必須由阿猴街越渡下淡水溪，再經由攀桂橋汎南下到赤崁庄（疑指今之磚仔寮），然後折向西到下埤頭街（今之鳳山市），一則往西通達縣治；一則北上，經赤山庄及楠梓坑街直達府治。攀桂橋汎是當年阿猴街通達府治或縣治必經之路，而為該兩地商旅往來的接駁點。同樣的道理，兩地之間淡水溪阻隔，必須依賴船渡，以銜接兩地的陸運交通。這就是同書所記載的（註五三）：

「阿猴渡，在港西里，縣東四十里，小舟渡人」。

該渡口也就是『鳳山縣采訪冊』所記載的（註五四）：

「大樹脚渡，在淡水溪（磚仔寮渡之北），大樹脚庄往阿猴經此」。

如前所述，攀桂橋汎為扼守「阿猴林要地」的重要營汎，以致阿猴街通達府治或縣治必經之路的行旅，安全得以確保；不過營汎是駐紮兵目之所，其附近應有聚落，以掌理該地商旅的轉運業務。這個聚落就是攀桂橋庄，亦即後來的大樹脚庄。

攀桂橋庄（大樹脚庄），除了位居要衝外，當地又有灌

溉系統足以支持聚落的發展。當地的水利灌溉系統，已如前述，茲為論述完整，諒又在此再予贅言。

「大樹脚溝，縣東北二十里，源受興化寮、土地公崎山二泉，東行七里許，入後蔀溪」（註五五），

「烏瓦窯溝，縣東北十九里，源受南勢坑山泉，東行五里許，入後蔀溪」（註五六），

至於以上二溝下游的後蔀溪的情形如下（註五七）：

「後蔀溪，縣東北二十里，源受大樹鄉、烏瓦窯二溝，東行二里許，入淡水溪」。

除了上述二庄外，根據下引「典契字」可知，大道公厝庄也於乾隆三十五年以前形成聚落。該契字全文如下（註五八）：

立典契字人觀音內里道公厝庄莊我，有開墾山園一所，大小共十二坵，並帶山坪在內，土名牛潮湖樓仔後山頂，東至莊宅坪、又至食水坑仔，西至莊宅坪，南至莊宅園，北至大坑，四至明白為界，年納業主大租粟五斗五升正。今因乏銀費用，先問房親人等不肯承受，托中引就，將此開墾山園之業，向與胞弟莊桐亭出首承典，三面言議時價銀五十大元正。其銀即日同中收訖；其園坪隨即他踏界，付銀主起更掌管，收稅納課。言約限至三年終，聽典主備足契面銀取贖原契，不得刁難；若是無銀取贖，依舊聽銀主耕作，不敢阻擋，異言生端滋事。保此園坪係是我自己開墾物業，與房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借他人以及交加來歷不明為礙；如有不明，我出首一力抵擋，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

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典契字一紙，付執為憑，行。

即日同中收過契面銀五十大元完足，再昭，行。

乾隆三十五年 正月 日

知見人宗姪 莊 蘇

由上引「典契字」可知，乾隆三十五年以前，大道公厝庄（大坑村竹脚厝）早已形成聚落，並且拓墾大坑溝上游牛潮湖樓仔後山頂的山坳地了。當地就有一間嘉慶十八年創建的村廟如下：

「保生大帝廟，一在大道公厝庄，屋六間（額「保興宮」），嘉慶十八年居民建，光緒九年吳阿坎修」（註五九）。

該村廟則為本庄及三脚寮、姑婆寮、樓仔、坑內及興化部的居民的共同信仰所在。

至於姑婆寮，也曾出現於《剿平莊逆紀略（乾隆五十一年）》文中：「下淡水左右三脚寮、冷氣坑（疑似「冷水坑」之誤）、姑婆寮、三角窟及番仔寮，皆賊巢」（註六〇）顯示該庄早在乾隆中葉以前既已形成聚落。

再者，根據乾隆二十九年修撰的《（重修）鳳山縣志》的記載，現今大樹鄉已經設置有幾個營汛及義學田，譬如：「大庄汛」、「坪仔頭汛」、「土地公崎汛」，以及「仙坑口義學田」，顯示乾隆年間，大庄、坪仔頭、土地公崎，以及仙坑口已經形成聚落。

阿猴林東邊現今大樹鄉境內，或因位於山溝水利方便，農耕發達；或因設置營汛，或因路當要衝，商旅聚集，聚落自然形成。乾隆年間，當地已經由康熙中葉的「凡盜賊奸人

，多匿此山內」，為盜賊聚集的地方，乾隆中葉已經變成「山裡斗底」，田園、聚落密佈的地方。這就是《（重修）鳳山縣志》所觀察的情景：「阿猴林為通逃藪，今則壤僻山凹，禾青麥秀」（註六一）。

綜上所述，包括《雍正五—十三年臺灣輿圖》所標示的聚落，乾隆期間現今大樹鄉境內就有如下的聚落：

蘭坡庄（鐘鈴村嶺口庄）、生（昇）仙坑（興田村仙坑聚落）、仙坑口、石壁寮（三和、興田二村交界一帶的丘陵區，今名番仔坑）、土地公崎（姑山村與仁武鄉烏材林交界一帶山區）、大坑內（三和村大外坑內、內坑內等聚落）、大道公庄（大坑村竹脚厝）、三脚寮（三和村三脚寮聚落）、姑婆寮（姑山村）、無水寮（水寮、水安二村交界的無水寮聚落）、龍目井（龍目村龍目井庄）、大坪頂（大樹村大坪頂庄）、攀桂橋庄（大樹村新庄）、大庄（樣脚村大庄）、坪仔頭（疑為九曲村九曲堂舊聚落東邊鐵路旁）、新路崎、黃基崙、土庫仔、冬瓜寮、大崎、龍船崎（以上六庄，今址不詳）。

（三）乾隆以後

由下引的幾張契字，乾隆以後，阿猴林境內現今的大樹鄉又有進一步的開發。

1. 「給墾徵課」（註六二）

鳳邑觀音山里攀桂橋庄業主莊□為給墾徵課事，竊以該庄課業東西憑溪，既被溪水沖崩，西面負山，

又被山水壓蓋，課餉無徵；但有崩亦有復始，足以供課餉。茲有統嶺坑口浮復埔田壹所，併業坑水灌溉透陳論水溝壹條經過。據統嶺坑庄佃陳佑、杏觀到館認耕，細明界址：東至陳宅、西至陳宅、南至□（趙）宅、北至大岸，付該□戶，自備工本，照界墾耕，言約俟三年以後，受丈納租，酌配乾淨租粟捌斗，如川滿□（民）運到租館交納，給出完單。倘□被山石壓蓋，隨時酌減，該佃戶角（交）納租以後毋得抗欠，致累課餉。合給墾單一紙，付該佃戶永遠執照須至墾單者。

給佃戶陳佑杏執照

道光 肆 年 正 月 日

又，「我賣杜絕盡根契字」（註六三）

立我賣杜絕盡根契字人觀音里攀桂橋庄陳成郎自
有置水田壹所，坐落土名統嶺坑口大小坵，素變易不定，連樹木竹叢在內，並帶紅先水灌溉，東至邱家田、西至店仔地、南至坑口大溝、北至林家，四至明白為界，年配納業主許頭家大租粟壹石叁斗道，今因乏銀費用，先問盡房親人等不肯承受，外托中再引就，向與觀音里楠梓坑街吳德成號出首承買，參面言議，著下時價為佛頭銀貳百捌拾大員，合前契面銀計共陸百大員正，其銀即日全中收訖，其水田仍聽銀主依舊起耕掌管收成納租，永為己業干休。自此一賣，日後子孫不敢言及找贖，亦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水田

係是郎自置業外，以別房親等人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以及拖欠舊租，亦交加來歷不明等情為礙。成郎自出首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契字一紙，并繳連上手契字陸紙，合共七紙付執存炤。即日全中經改過面佛銀貳百捌拾大員合前契面銀計共陸佰大員完足再炤。

光緒五年叁月

日我賣杜絕盡根

為中人 林祥
知見人 劉氏
契字人 陳成郎
代書人 黃旺

由上引「給墾徵課」可知，統嶺坑庄至少在嘉慶年間以前就已經形成聚落，而且上引兩張契字又顯示，道光以後，攀桂橋庄陳姓及許姓業主，已經有開發統嶺坑口河川浮復地的舉動。日治時期，由於「隘寮溪堤防」的興建，致使屏東平原隘寮溪水域，全部集中於里港北部與荖濃溪會合，水勢大增，因而沖崩嶺口道統嶺坑口一帶的河川浮復地。

乾隆以後，屏東平原日益開發，而且該地區的農業也有長足的進展，因而變成爲南部的穀倉（註六四）。位居於淡水溪西岸的大樹鄉，就成爲「港東西往邑治往來之要衝」（註六五），而變成屏東平原阿猴街以北聚落，與鳳山縣治運輸的轉運站，形勢也日益重要。

當地人口聚集、財富日聚，於是村落開始修建村廟，根據『鳳山縣采訪冊』的記載有如下幾間：

「廣澤尊王廟，（祀郭聖王），一在大樹脚庄（小竹），縣東北二十里，屋八間（額『鳳安宮』），同治元年張元、梁營募建」（註六六）。

該廟即今之新吉庄的「保安宮」，坐落在大樹村大樹路七十一號，又稱為「聖公廟」。上引『採訪冊』記載，該廟創建於同治元年，可是該廟牆壁上一塊同治十（一八七一）年《鳳安宮新建廟宇捐金碑》的記載，其實該廟新建於同治六（一八六七）年。後來，該廟宇遭大水沖失，這就是該廟「建廟沿革碑」所記載的：

「查本宮原稱『鳳安宮』，創建於同治陸年，歲次丁卯陽月。當時本宮和村落約在伍佰公尺地，先高屏溪邊，距今約壹佰年前均被洪水流失，遷移現在地址，為新吉庄。……」。

由該「建廟沿革志」可知，該廟創建於同治六年，原址就在現址以東五百公尺處，後來就被大水沖崩，該廟也被大水沖失，於是再往西遷移約五百公尺，亦即目前新吉部落的東方邊緣，重建鳳安宮於新址。當地耆老回憶說，保安宮遷到本地時，該地一片荒涼。

此外，根據『鳳山縣採訪冊』的記載，又有一間真武廟如下：

「真武廟，一在九曲塘庄，屋八間，同治七年陳寬募建。廟租四十二石，又曹公兩圳應繳油香銀百四十二元」（註六七）。

該廟規模頗大（屋八間），其香油錢的大宗則來自曹公兩圳的題緣。由此可見，曹公兩圳的修築對該地的發展關係重大。

又，

「三山國王廟」，一在大庄（觀音），屋六間，咸豐元年蘇排董修」（註六八）。

目前，大庄三山國王廟（主神為大王），內珍藏有一個道光三（一八二三）年的香爐，以及一塊咸豐七（一八五七）年「三山國王廟重修」石碑，顯示該廟係創建於道光三年，咸豐七年曾經重修一次。

三山國王是潮州客家人奉祀的神祇，大樹鄉機脚村大庄聚落的三山國王廟顯示，該聚落與客家人的關係。目前該庄以蘇姓為最大姓，約佔全庄的四分之一。早年，屏東縣九塊厝（即今九如鄉）海豐的客家人，還曾來該廟參拜。筆者田野調查得知，以前該庄還曾是一個擁有一千多戶的聚落，為下淡水溪沿岸河運的重要渡口，故名為大庄。當時武山廟應是位於該庄中心，後來因瀕臨下淡水溪邊遭致水患沖失，人口漸漸往西遷移，而將該廟甩在村尾。

由上述可知，以上這幾間村廟的建廟時間都相當的晚，大約在乾隆以後，而且也分佈在下淡水溪邊。丘陵區的聚落開發甚早，大都是業主家族與佃農所形成的一姓村或主姓村的聚落，各有公厝主祀姓氏的神祇，該地區較少發現村廟，大都新近興建的。當地人口飽和之後，才逐漸由丘陵區山坳的聚落往東向溪邊遷徙，形成沿溪帶狀的聚落，而成雜姓村。這些沿岸聚落，逐漸發展成為屏東平原與縣治的貨物運轉點，而益形發展。

日據時期大正到昭和期間，日本人修築隘寮堤防，將隘寮溪的河水截斷導入下淡水溪，致使從阿里港以下的下淡水溪的水流，向右岸移動，時常造成大樹鄉該河段沿岸的聚

落時遭水患，而被迫往西遷丘陵邊緣。筆者田調發現，竹圍仔因水患流失，庄民遷往麻竹園；竹脚厝的保興宮也因洪水而遷廟；大樹鄉大庄也因大水而遷村，以致該村廟武山廟被甩在村尾。有的甚至再遷回丘陵地，如龍目井的幾戶姓謝人家，就是由大坪頂的公館庄遷移上去的。

光緒年間以前，大樹鄉的全境幾乎已經全部開發了，其境內又增加了三十八個聚落。這些聚落，根據『鳳山縣采訪冊』的記載如下（註六九）：

內埔仔（已廢村，原址在水安村東南曹公圳道迤北一帶）、九曲塘（九曲、久堂二村）、新山脚（大樹村）、井仔脚（井湖村）、井仔湖（已廢村，舊址在井仔脚西北與烏松鄉交界一帶，小坪村）、竹仔寮（竹寮村）、大坪頂（大樹村大坪頂）、小坪頂（小坪村小坪頂庄）、龍目井（龍目村龍目井庄）、大邱園（幾已廢村，坪頂村）、中坑莊（龍目村）、新公館（即公館，以一條水溝北與大坪頂為界，竹寮村）、烏瓦窰（已遭大水沖失，舊址在下淡水溪河底，大樹村）、大樹脚（大樹村）、磨新厝（今址不詳）、陂子尾（已廢庄，原址在湖底庄東南，屬水安村）、無水寮（水寮、水安村）、姑婆寮（姑山村姑婆寮庄）、聖媽坑（姑山村與樣脚村交界）、山豬窟（和山村）、興化寮（即大庄山頂，興山村）、樣仔脚、土墘厝（二庄屬樣脚村）、大庄（樣脚村大莊庄）、山頂庄（即大庄山頂，興山村）、郎君寮、洲仔庄（大坑村洲仔庄）、樓仔庄（即三和村樓仔坑內，幾已廢村）、竹脚厝（

今名德佳厝，大坑村竹脚厝）、山頂社（即三和村竹脚厝山頂）、甲尾庄、三脚寮（三和村三脚寮庄）、園內庄、興化莊（以上二庄屬溪埔村）、興化莊山頂（興田村南邊山區）、竹圍仔庄（大坑村大坑庄）、都雅厝（即埔仔厝，溪埔村）、溪埔庄（溪埔村溪埔庄）、茶寮庄、昇仙坑（即生仙坑或仙坑，在興田村仙坑聚落）、昇仙坑山頂（已廢庄，興田庄山區）、嘉興庄（疑為麻竹園庄）、田寮庄（興田村田寮庄）、知母令阮（已廢庄，即興田村豬母乳坑）、渡船頭（即下淡水的頂渡頭，係由公館庄往東渡高屏溪至阿里港的渡口，屬鐘鈴村）、二幫坎（在統嶺坑口北側高屏溪右岸，已因溪流衝崩而廢庄，居民搬到坊坎仔）、嶺口庄（舊稱蘭坡庄，位於嶺口庄的南半部，鐘鈴村）、統嶺坑（鐘鈴村統嶺坑庄）、公館庄（幾已近廢村，在五脚松東側加油站一帶，鐘鈴村）、五脚松（位於旗山鎮與大樹鄉交界，鐘鈴村五脚松庄）、嶺頂庄（蘭坡嶺上，已廢村，庄民搬到山下旗山鎮南勝里埔仔寮）、磨新厝、新厝莊、大洲莊（以上三庄，今址不詳）、瓦厝仔（已廢庄，在水安村東南部與烏松鄉、大寮鄉交界一帶）。

五、結 論

現今大樹鄉全境，以前屬於阿猴林，原為住於打狗山下馬卡道系平埔族的移住地。由於當地為平埔族人生息之地，以致當地有許多地名大都是音譯於當地原住民的土名。譬如

：阿猴林、攀桂橋、刈蘭坡嶺、姑婆寮等。

清治臺初期，漢人尚未開發屏東平原，對屏東平原的認識有限。因此，阿猴林的寬廣，則隨著漢人開發屏東平原的情況而定。康熙時期，阿猴林幾乎伸展到現今屏東平原大武山一帶。縱使康熙末年，狹義的阿猴林已經往西遷移到仁武鄉烏林崎仔脚；不過廣義的阿猴林的範圍，還是涵蓋現今大樹鄉的全境。康熙末年，阿猴林已經出現不少的聚落，譬如龍目井、竹仔寮、土地公崎，以及板臂橋，其中除板臂橋外，大都有跡可尋。板臂橋，又名板壁橋，又名板桂橋，又名攀桂橋，其實是一個音譯於當地土名而來的地名，其範圍包括現今大樹鄉大樹村、樓仔村、興山村，以及姑山村，不過攀桂橋則指涉現今大樹村新吉部落及大樹脚一帶的地方。

阿猴林境內現今大樹鄉屬於大樹丘陵，該丘陵為中埔、玉井丘陵地的南端，地質屬於頭山（料）山統礫石層，以致全境活泉密佈，山溝大都呈西—東走向，於平坦的山坳地，時常形成聚落。大樹丘陵東邊瀕臨淡水溪，其境內又接納由東北流來的荖濃溪及巴六溪，迫使淡水溪的主流往西一直沖刷丘陵山壁，岸邊難以形成廣闊的河川浮復地。因此，阿猴林境內大樹鄉的聚落大都座落在山溝兩岸平坦的山坳地；不過有些地方卻因位於郡治或縣治通往屏東平原的交通要衝，而於溪邊形成聚落，諸如，蘭坡庄及新吉部落（大樹脚庄）。

康熙四十八年後的幾年，謝希元前往攀桂橋置田庄，招佃拓墾，逐漸形成攀桂橋庄，為當地拓墾為目前文獻記載最早的地方。根據『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的記載，現今大樹鄉的土地，不是屬於清朝賞賜施琅，再招佃拓墾而成的「施侯

田」，就是屬於明鄭部將吳彥山所拓墾的田地，降清之後准其繼續耕種；其實，攀桂橋卻是屬於謝希元招佃拓墾而成的私墾地，為阿猴林境內現今大樹鄉，有確切文獻記載的地方。這就是這塊「皇清待贈鄉進士兵部候選守府六十四翁憐園謝府君墓誌銘」所透露的訊息，也是目前所發現有關阿猴林境內大樹鄉拓墾最早的一份資料。

（本文之完稿，在田野調查方面，承蒙柯武村先生的幫忙，謹此誌謝。）

〔註 釋〕

- 註一：陳文達：『鳳山縣志』，卷之十外志（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四種，頁一六四。
- 註二：同上註，卷之一封域志（山川），頁五。
- 註三：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上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五〇—一。
- 註四：簡炯仁〈「打狗社」平埔族遷徙到「阿猴社」路線之初探〉，收錄於簡炯仁『臺灣開發與族群』，前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四月初版第二刷，頁二二六—二二六。
- 註五：蔣毓英『臺灣府志』（臺銀本），卷之二敘山（鳳山縣山），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一七。
- 註六：《康熙中葉臺灣輿圖》，臺灣省立博物館。
- 註七：同註五，卷之三敘川（鳳山縣水道），頁二五。
- 註八：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三風俗志（番社風俗），臺灣研究叢刊第四九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五四。
- 註九：高拱乾『臺灣府志』（臺銀本），卷一封域志（山川·附海道），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二一。

註一〇：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銀本)，卷一封域志(山川·附海道)，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二二。

註一一：同註一，輿圖附圖(山川圖)，頁八一—一〇。

註一二：同上註，卷之一封域志(山川)，頁八。

註一三：《雍正五—一三年臺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註一四：范咸『臺灣府志』(臺銀本)，卷一封域·山川(鳳山縣)，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一五。

註一五：同上註。

註一六：同註一，卷之一外志(古蹟)，頁一六三。

註一七：《檄諸將弁大舉搜羅漢門諸山》收錄於藍鼎元『東征集』，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臺灣大通書局印行，頁一九。

註一八：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七兵防志(營署·附)，臺灣研究叢刊第四九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九九。

註一九：同上註，卷六學校志(學田·義學田)，頁九四。

註二〇：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丁部規制(營汛)，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三種，頁一四四。

註二一：同註八。

註二二：同註八。

註二三：清治臺到康熙四十八年，臺灣共發生四次兵事：一是、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征臺，一是、康熙三十五年吳球之亂，一是、康熙三十八年北路參將吞霄士官卓、卓霧、亞生作亂，勞師七閱月，一是、康熙四十年劉卻作亂，「白道隆整衆禦之，鎮、道兩標並發兵應援」。其中以吳球之亂規模最小，無須由中土調兵應援。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銀本)，卷十九雜記(災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頁五五三—五五五。

註二四：該契字爲吳進喜教授所提供。目前，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

館有一份拷貝。據吳教授說，該契字原爲屏東縣屏東市海豐戴家所擁有，再提供給美國某大學整理。

註二五：筱安太郎〈關於曹公圳與嶺口圳之關係〉，收錄於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三卷(下)第八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頁八五—八六。

註二六：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一編，臺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頁八〇。

註二七：同上註，頁八一。

註二八：臺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施侯租田』，《南瀛文獻》，二卷一、二期合刊。

註二九：同註二〇，乙部地輿志(二)，諸山，頁二四。

註三〇：同註一六。

註三一：同註二〇，丙部地輿(三)，陂澤(水利二)，頁九一。

註三二：同註二〇，丙部地輿(三)，溝渠(川類二)，頁五四。

註三三：同上註，頁五五。

註三四：同上註，頁五五。

註三五：同上註，頁五五。

註三六：同上註，頁五五。

註三七：同上註，頁五五。

註三八：同上註，頁五五。

註三九：同上註，頁五五。

註四〇：同上註，頁四九。

註四一：同上註，頁五五。

註四二：同上註，頁五五。

註四三：同註一八，卷二規制志(附：街市)，頁三一。

註四四：同註一三。

註四五：固然蘭坡庄原屬於觀音里，目前則跨越旗山鎮與大樹鄉，但

爲討論方便，本文還是將它歸入大樹鄉一併討論。

註四六：同註一八，卷一興地志（山川），頁二五。

註四七：同註一八，卷七兵防志（營署），頁九九。

註四八：同註一八，卷十二中（詩賦），頁二〇一—二〇二。

註四九：同註一八，卷二規制志（水利·附），頁三五。

註五〇：余寵查繪圖《全臺前後山輿圖》，清國廣東省西湖街富文齋承接摹刻，一八七八，臺灣自立周報翻印。

註五一：同註二〇，甲部地輿（疆域），頁六。

註五二：同註一七。

註五三：同註一八，卷二規制志，水利（附），頁三五。

註五四：同註二〇，丙部地輿（三），民渡（津渡三），頁二二。

註五五：同上註，頁五五。

註五六：同上註，頁五五。

註五七：同上註，頁四九。

註五八：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司法物權編》（中），第三章物權之特別物體，頁一〇四七。

註五九：同註二〇，丁部規制（祠廟），保生大帝廟條，頁一七五。

註六〇：同註二〇，壬部藝文（二），兵事（上），頁三九九。

註六一：同註一八，卷一興地志（疆界·附錄），頁二三。

註六二：同註一八，卷一興地志（疆界·附錄），頁二三。

註六三：同註二四。

註六四：該契字為吳進喜教授所提供。目前，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有一份拷貝。據吳教授說，該契字原為屏東縣屏東市海豐戴家所擁有，再提供給美國某大學整理。

註六五：臺灣原先只能栽種「十月冬」，為稻作一穫區。康熙末年，屏東平原已經培育出一種「雙冬早稻」。誠如陳夢林在《諸羅縣志》（一七一六）所觀察的：「南路下淡水陂田，有於十月下種，十一月插秧，三、四月而穫者，稻兩熟」（陳夢林：《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種，頁二九四）。

。乾隆十七年左右，「十月冬」更大量培育推廣，屏東平原早已變成兩穫稻作區，以致「自淡水以下，各客莊早稻所收，幾不歉晚收矣」（筆者按：當然並不限於客莊）（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十一，雜誌，物產（附錄），頁三〇；關於「雙冬早稻」普及的情形，參閱：宮中檔，一九七〇，乾隆：十七年七月四日李有田奏；又見，一一六六四號，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馬大用奏）。另外，鳳山縣轄區，尤其是屏東平原的港東、港西二里，又培育出多種稻作的新品種。譬如，乾隆二十九（一七六四）年刊行的《（重修）鳳山縣志》，就曾記載六種新的稻作品種，譬如：烏尖、三杯擇、花螺、白秬、牛索秬、花花秬（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十一，雜誌，物產（物產），頁二九—一三〇；黃克武：《清代臺灣稻作之發展》，臺灣文獻，附錄：臺灣史蹟研究論文選輯（三）第三二卷第二期，頁一五七）。兩穫稻作及新品種的推廣，導致屏東平原的稻作產量的遽增，「鳳山一邑」，倉穀多於澹水（屏東平原）（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一·赤崁筆談，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頁二三），不但可自給自足，還可賑濟其他地方。

誠如黃叔璥所觀察的：壬寅（一七二二）六月，臺邑（筆者按：臺南地區）存倉稻穀無濟，每日減糶數百石，不傳民食，暫借鳳山倉穀支放」（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一·赤崁筆談，頁一四九）。

註六五：同註二〇，丙部地輿（三），官渡，頁一一六。

註六六：同註二〇，丁部規制（祠廟），廣澤尊王廟條，頁一七六。

註六七：同註二〇，丁部規制（祠廟），真武廟條，頁一七四。

註六八：同註二〇，丁部規制（祠廟），三山國王廟條，頁一七七。

註六九：同註二〇，甲部地輿（一），疆域，頁三，六。

作者簡介

姓名：簡炯仁

年齡：一九四四年生

籍貫：高雄縣鳳山市人

學歷：臺大政研所、美國芝加哥大學政研所博士班

經歷：私立高苑工商專校講師

著作：《臺灣民眾黨》（稻鄉·一九九二）

《臺灣開發與族群》（前衛·一九九五）

《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運動史》（前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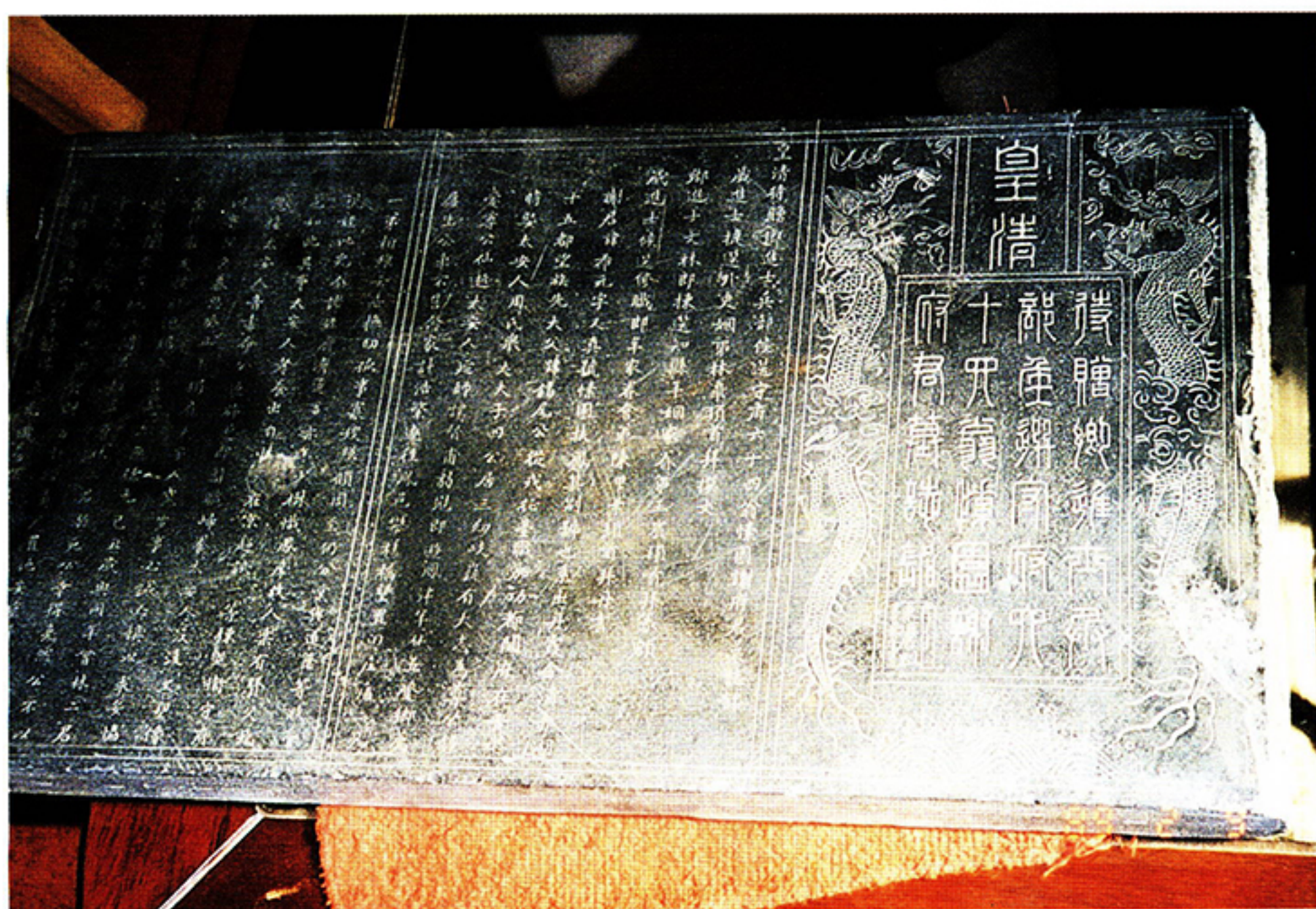
《屏東平原開發與族群》（屏東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謝希元墓誌銘題名部份
(柯武村提供)



大樹鄉大樹村新吉部落
「鳳安宮新建廟捐金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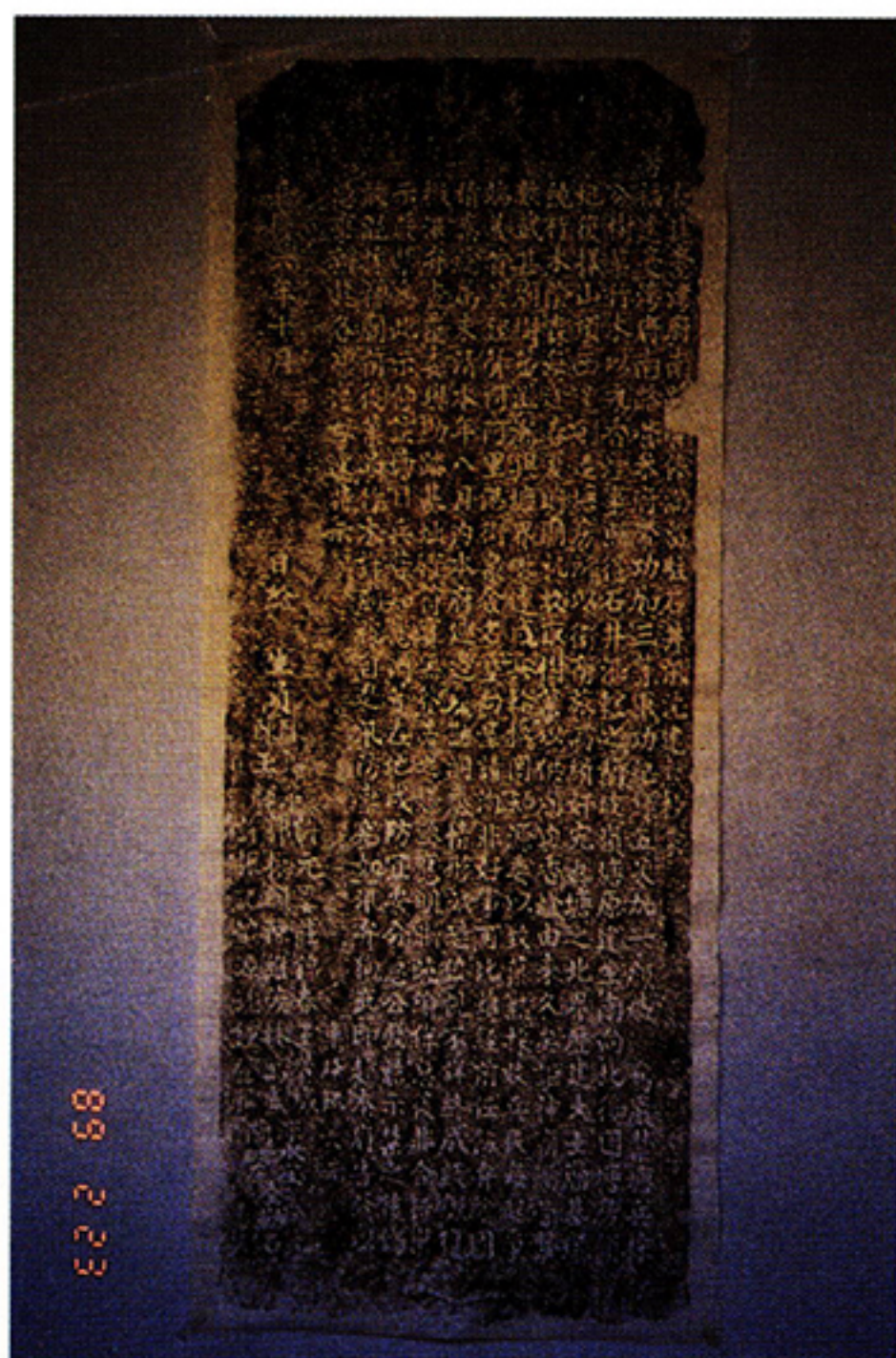


謝希元墓誌銘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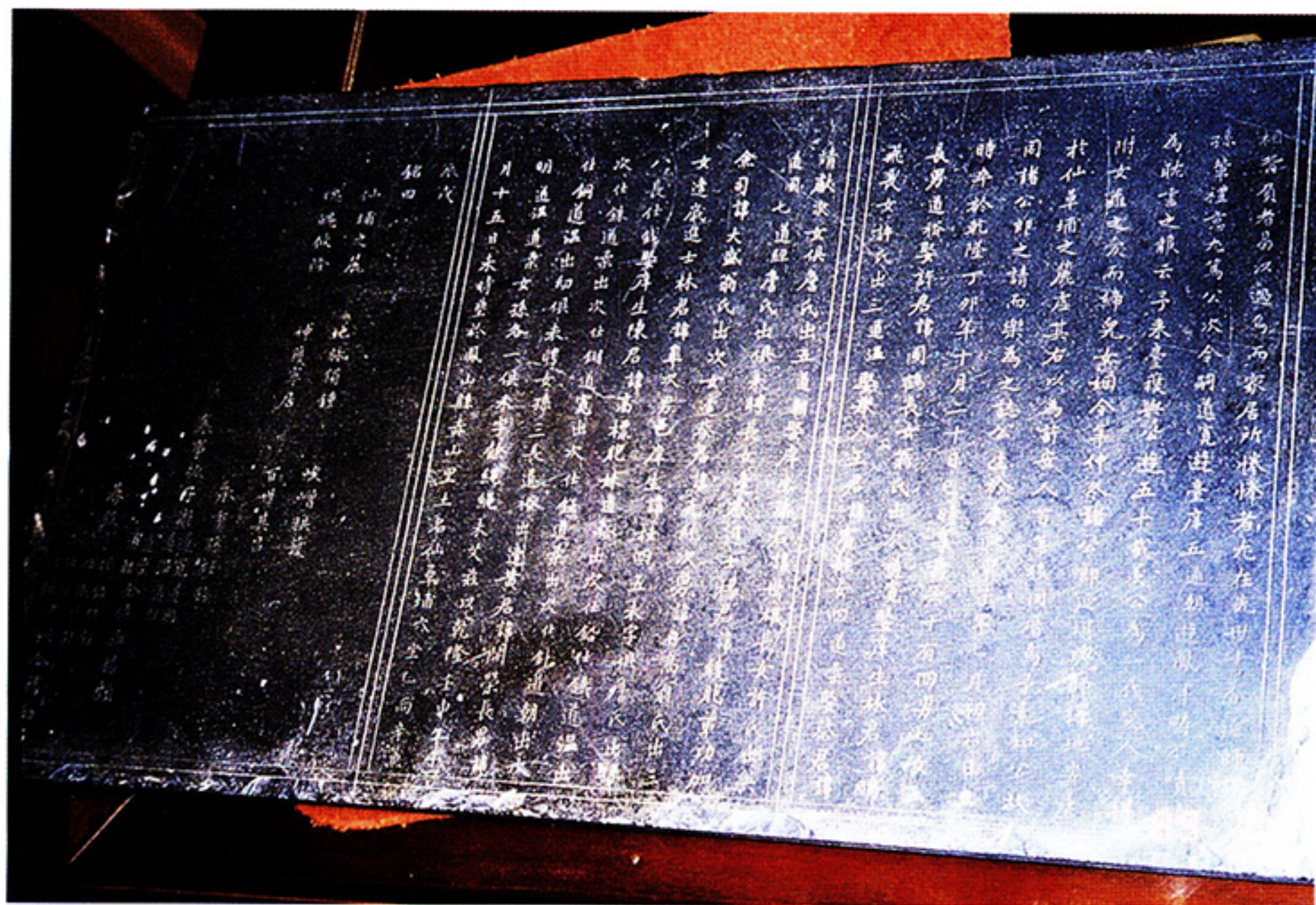
— 由「謝希元墓誌銘」談「攀桂橋庄」及「阿猴林」的拓墾—兼論高雄縣大樹鄉的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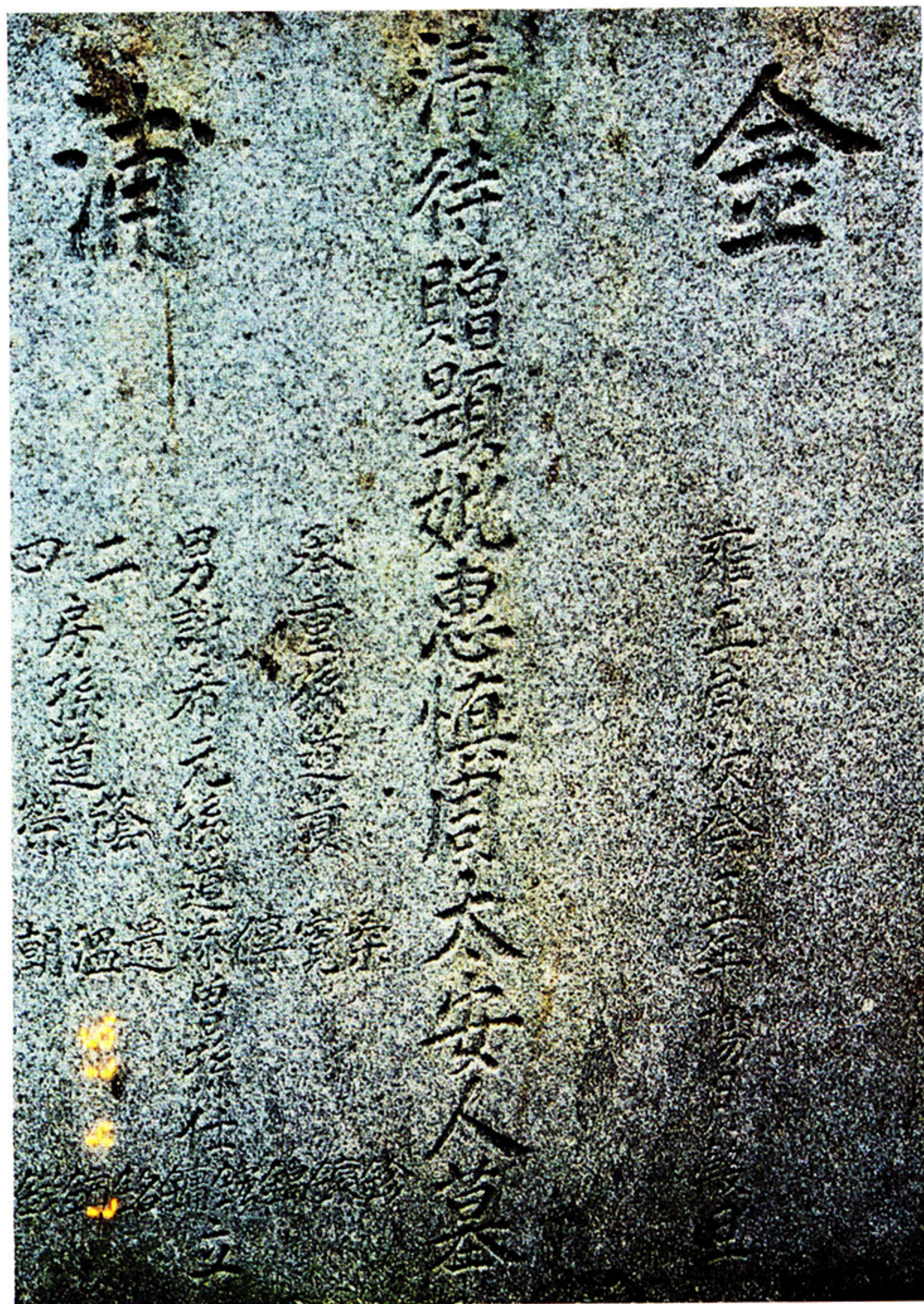
「嚴禁混採神廟前後菓品、竹木碑」
(旗山鎮南勝里埔仔寮碧雲寺內)



「嚴禁混採神廟前後菓品、竹木碑」
拓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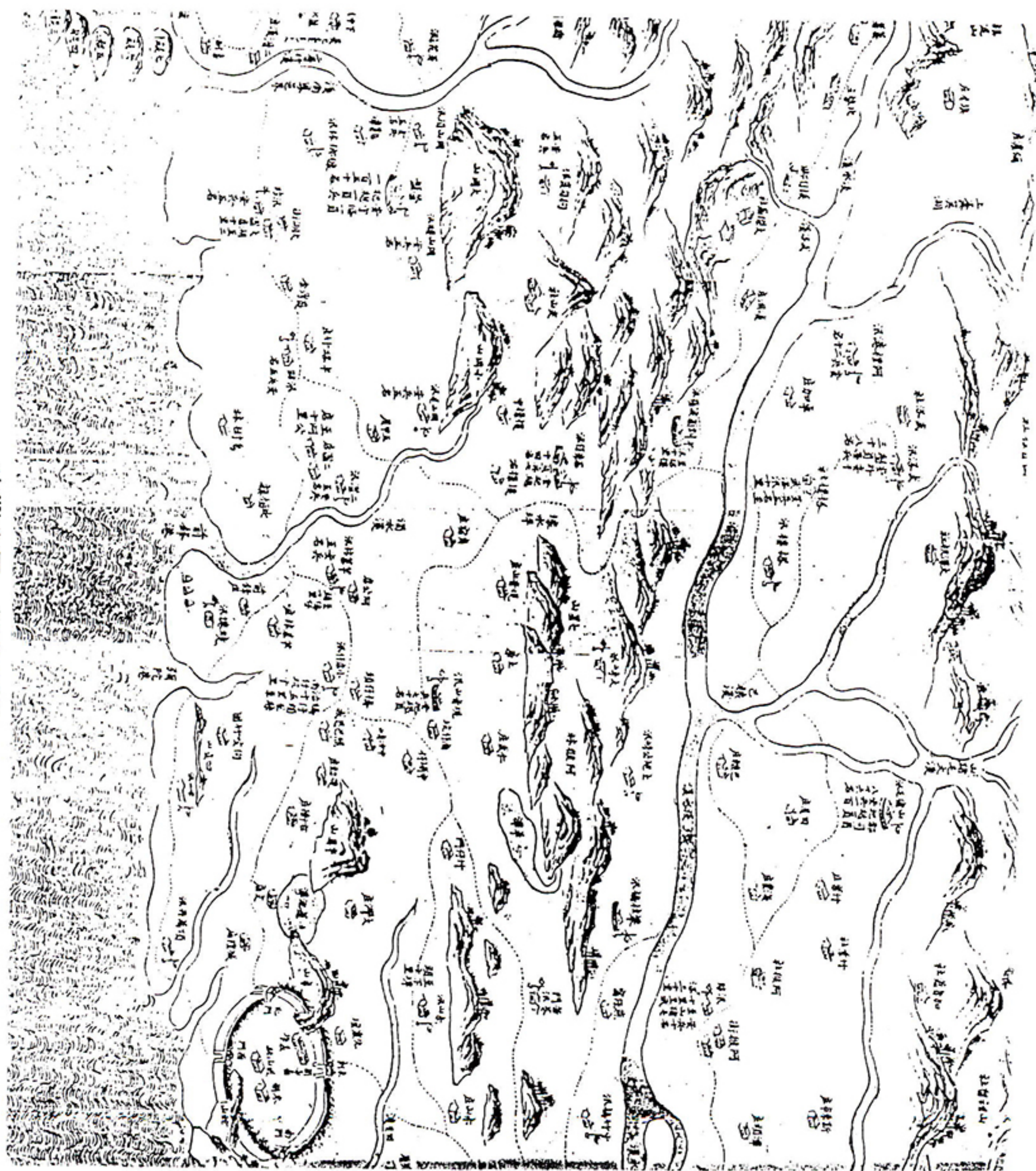
謝希元墓誌銘 (反面)



謝希元母親墓碑（柯武村提供）



臺灣輿圖部分 雍正五—十三年



臺灣輿圖 乾隆中葉

